

三星堆之谜

在川西平原的广汉县城西约8公里处的中兴乡,有一个被称作“三星堆”的村庄。三星堆本是马牧河南岸的三堆高出地面的黄土堆,河的北岸也有一片两头尖中间弯的高地,名为月亮湾。三星堆与月亮湾隔河相望,有“三星伴明月”之誉,长期以来被视为广汉的“风水宝地”。但是真正名扬中外的不是风水,而是“三星堆遗址”的惊世大发现。

1929年春天的一个傍晚,月亮湾农民燕道诚祖孙三人,在离家不远的林盘地沟中用龙骨车向农田内车水,意外地发现了一大坑玉石器,他们共得璧、璋、琮、圭、圈、钊、珠、斧、刀及玉石半成品等文物400余件,但他们一直秘而不宣,只在私下交易。

1931年春,美国人葛维汉在华西大学博物馆担任馆长,当他见到了几易其手的几件玉石器时,大为震惊。遂于1934年连同助手林名均应广汉县政府之邀首次对三星堆进行发掘,共获得各种玉石、陶器600多件,受到了郭沫若先生的高度评价,称其为“华西考古的开拓者”。

新中国成立后至70年代末期,在西南博物院院长冯汉骥先生与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王家佑等人倡议下,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省博物馆、四川大学历史系联合对三星堆遗址进行了多次大规模的发掘,掘出了大片房屋遗址。这个时期为三星堆的主动探索阶段。

而从1980年开始,广汉古蜀遗址的发掘与研究进入到一个最为光彩炫目的新阶



传奇故事

耿建军主编

山东画报出版社友情推荐

中国考古学历史上曾经发生过许多至今悬而未解的考古谜案,从人类、水稻的起源,到悬棺、汝窑、秘戏以及洛阳铲等,本文详述谜案发生的历史背景、破解的过程,以及部分至今尚未解开之的悬疑。许多考古谜案中谜中有谜,案中有余,构成了一个个亦真亦幻、起伏跌宕的离奇故事。

段。四川省文管会、四川省博物馆、四川大学以及广汉县文管所将发掘重点移向三星堆,进行了长达十二三年的连续发掘,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特别是1986年7月18日发现的那两个编号为“一号坑”和“二号坑”的祭祀坑。

三星堆遗址的发现及三星堆文物的出土,确凿无疑地证明了三千年前古蜀国的存在;使自古以来真伪莫辨的古蜀史传说因此而成为信史。古蜀史的源头及古蜀国的中心,

亦因三星堆而得到确认。

距今3200年左右,在似乎达到其鼎盛时期的时候,三星堆文化发生突变,繁荣数百载的三星堆都城也一时化为废墟。从三星堆遗址的情况可以看出,三星堆古城和古遗址群是在商周之际突然放弃的,究竟是什么导致了这一切?

有专家提出“水患说”,认为三星堆毁于一场大洪水。因为从三星堆古城布局看,古蜀先民是“择水而居”的,由于上游可能夹带大量泥沙,极易造成淤积并改变河道,从而对古城造成危害。有些专家据此推断,三星堆古城极可能系两河河水上涨而毁。

有专家提出“巴人取代说”,认为是使用尖底杯和圆底釜的巴人将三星堆文化取代。还有专家提出“迁移说”、“亡国说”和“改朝换代说”。三星堆王国时期,附近不存在能对其构成重大威胁的大国,可能在三星堆王国的末期,由于统治阶层内部的分裂发生激烈的暴力冲突。在冲突中,三星堆城和神庙遭到了严重破坏,变成一片废墟。两个冲突集团开始放弃三星堆城,分别向附近的成都和陕西南部转移。

考古发掘的资料证明,大致在三星堆遗址放弃的同一时间,成都平原上一些新的城邑开始崛起,并取代了三星堆王国的地位与光荣,如“金沙遗址”为商代晚期至西周的古蜀都邑。

“三星堆文明”的确认,再次雄辩地证明了中华文明的起源是多元一体的。但对三星堆的研究还任重道远,许多问题的研究仅仅刚刚开始,一些新的谜团还会层出不穷……而这也正是三星堆的魅力所在。

相识四个月闪电结婚

我的英国丈夫汉学家霍布恩,平日里我习惯呼他老布。

上世纪90年代初的一个春天,我在英格兰东北部的纽卡斯尔落下脚。绝没料到,不久即遭遇了一位“并不反对中国女孩的英国绅士”。事由是这样的,我原在国内读的是师范大学又曾辅导过老外学汉语,于是便算计着谋个教汉语的差事。1995年6月中旬一天下课后,我兴冲冲地跑到大学的语言中心毛遂自荐。秘书小姐客气地打发我道:“我们这已有了汉语讲师,英国著名汉学家布莱恩·霍顿。”泄气之余也牢牢记住了这位“抢走饭碗”的洋先生的名字。真是冤家路窄,两天后一个傍晚,我正与英国友人在校内图书馆咖啡室闲聊,迎面凑过来一位高大魁梧的英国男士与身旁的朋友寒暄起来。朋友介绍:“这位是布莱恩·霍顿。”他忙用汉语自报家门:“鄙姓霍名布恩,就是西汉大将霍去病的霍,可惜没能攀龙附凤搭上血亲。”

我们称得上是一见钟情的俗套。老布高高大大的十分英俊,那天他穿了条奶白色牛仔仔裤,配艳红硕壮牡丹花丝绸衬衣,脖子上还戴了条银项链。他的这副“花花公子”装束令我内心直嘀咕,为人师表的大学讲师居然如此敢穿,眼前老布的这袭“艺人行头”,与国内本分的大学老师真是天壤之别。随后我们三人去了大学附近的“啤酒王”酒吧。

当晚老布给我的印象是汉学功底一牛车,唐诗宋词、元曲皆出口成章。尤其令我感觉怪怪好笑的是,老布自己独特的



纪实文学

郭莹著

山东画报出版社友情推荐

一座中国女性越洋婚恋大观园,一群海外洋太太的生存实况揭秘。作者本人历经十一年洋婚,寻访了数十位越洋太太,全部第一手真实资料,把一个活生生的、浸满了酸甜苦辣、爱恨情仇的异域婚恋真情,袒露于读者面前。

编年史。比如他给我讲述英国大作家史蒂文森,开场白令我诧异。他说的是:“在清代的时候,苏格兰有一位诗人叫史蒂文森……”或者“宋朝年间,英格兰南方的一座城堡如何闹鬼……”总把西方的事套上中国的历史年表来排列,听得我哑然失笑。

上世纪90年代初,单身女孩在北京英使馆申请签证,大都会被以“移民倾向严重”为由遭到拒签,幸运闯过关的女性多是些陪读太太。我持有

英国政府的邀请函与经济资助,是以访问学者身份赴英的。抵达英伦后即发现,这里的单身中国女性如稀有大熊猫一般。中国社群尤其是华人男士,大都看不惯中国女孩与老外男人过从亲密,认为这个女孩“不太检点”。我一向注重穿着打扮,这在朴素的中国学人圈子里亦令大家侧目。比如,周围中国女生,陪读太太们没有一位戴耳环者,且大都不会化妆,整天素颜朝天。她们身上的裙子都长过膝盖,上衣绝不露出肩膀,总之通身以保守“不显眼”为原则。以致于西方人评论中国女学人的外观都太土,我对老外解释说:“人家都是做大学的科学家。”洋人对此十分诧异、困惑。反问我:“做大学的科学家,与穿漂亮衣服有何抵触?”

中秋节中国学联晚会上,我对着一群学术精英宣布决定回国去写作,没兴趣读博士学位,还大放厥词说留下来攻读博士将耽误自己的前程。90年代中期尚未出现“海归”这个新名词,以往年代的海外学人大都持“无论在西方扎下去拿绿卡”的心态。

我认识老布后也总念叨要回中国去圆爬格子梦,与他逛街时常驻足旅行社的橱窗琢磨廉价机票。老布向我求婚的时候,苏格兰有一位诗人叫史蒂文森……”或者“宋朝年间,英格兰南方的一座城堡如何闹鬼……”总把西方的事套上中国的历史年表来排列,听得我哑然失笑。

多受点煎熬

吴晓露是在傍晚的时候跟做警察的丈夫娄刚讲这件事的。她声音很低,语速缓慢。娄刚沉默了很久才问,吴大德怎么把如此见不得人的事告诉她?吴晓露说,她是他提拔的,他一直把她看作他的人,放心。他也是走投无路了,才想请娄刚帮忙。娄刚便不再多问,收下了光盘。

两人吃过晚饭后,吴晓露又接到吴大德的电话。她把电话内容转告给娄刚,说刚才吴大德按照那个沙喉咙吩咐,带了钱到江边去了。吴大德在江边转了半天没见到人,这时沙喉咙又来电话,叫他把装钱的塑料袋放在一个垃圾箱里,拿到钱后再把母盘给他。吴大德只好照沙喉咙说的做。他离开那个垃圾箱十分钟后,沙喉咙又让他回到垃圾箱那里去。他在垃圾箱里拿到了沙喉咙留下的母盘。

听到这娄刚不禁说,这狗日的沙喉咙,做得还挺职业的嘛!吴晓露又说,吴书记还是很忧心,担心给他的并不是母盘,还是复制品,怕那家伙没完没了的敲诈,吴书记说,他只能寄希望于他娄所长了。娄刚摇摇头一下脑袋,感慨地道:“真是山不转水转。你转告他吧,我会尽力帮他消除隐患。”

吴晓露信赖地点点头,不吱声了。她慢慢走到娄刚身后,蹲下身子搂住他的腰,将一张发烫的脸贴在他后背上。

娄刚钻进了欢乐谷网吧,去找网吧老板排骨。他进了里间,又穿过一个窄小的走廊,推开一间小屋的门。只见黑皮和排骨正在喝酒,两人都已面红耳赤,猛一见娄

官场小说

少鸿著

作家出版社友情推荐



女科长袁真和吴晓露是表姐妹,她们的感情很好,但她们的处世观却格格不入。袁真正直清高、精神上有追求,而吴晓露为了往上爬,不惜利用肉体作为晋升的天梯。由于“我”——一个保卫科长,对前任女友吴晓露的好奇心理,用了违法的手段在市委秘书长吴大德办公室的套间休息室里安装了微型探头,因此,得以窥视到不可告人的丑行与交易……

刚,都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来。娄刚板起脸,话有所指地说,怎么,屁都不放一个,想躲在一边吃独食啊?

黑皮急忙咧嘴说,刚才光线暗,一时没认出所长来。排骨赶紧招呼娄刚坐,又加了一副碗筷一只酒盅。斟酒时排骨的手不住地颤抖,酒洒到了桌子上。娄刚就说,排骨,你打什么摆子?没做违法的事吧?排骨沙哑着喉咙说,没有没有,在娄所长的地面上,他敢吗?他顶多打点政策的擦边球,赚点学生的零

花钱。有什么办法呢,下岗工人也是人,也要吃饭嘛。娄刚说,今天就更不要跟我哭穷了,我晓得你们发了财!排骨连忙否认,说发财了还在吃花生米喝老白干?至少要请娄所长进个馆子嘛。

娄刚懒得多说,问黑皮,他交待的事办得如何了?黑皮拍拍脑壳,“哦,你是说那张光盘吧?唉,丢了的东西哪里还找得到哇,我又不是警察。”娄刚便起身道:“那好吧,实在找不到,也只好让它成为一个隐患了。不过以后出了事你可得承担一份责任。”说罢他就走了出去,顺手咣当一下带上了门。

娄刚在网吧外徘徊了一小会,突然杀了个回马枪,冲进小屋一看,排骨手里拿着一张盘,正和黑皮商量怎么办。娄刚一把夺过光盘,往手掌上拍打拍打:“这是怎么回事?没个说法吗?”黑皮指着头上的冷汗:“娄所长神机妙算,其实……”娄刚说:“哼,其实它根本没有丢,那天你跟我说时我就看出来!除了这张盘,还有复制的没有?”排骨言之凿凿:“没有没有,手里就这一张!”娄刚想想说:“好吧,我暂且再信你们一回,还是那句话,对光盘上的内容绝对不能扩散,否则后果自负!”黑皮和排骨点头称是,娄刚不再理他们,转身出了门。

娄刚转到自己办公室,将两张光盘放进了保险柜。他不想即刻通知吴大德,吴大德必须受点煎熬。过了两天,娄刚让吴晓露转告吴大德,说他基本摆平了,母盘与子盘都已销毁,而光盘是敲诈者在街上捡来的,至于那个录像刻盘的是谁,就不得而知了。

小姨的绯闻

方立民来email了。前几次邮件都只有几行小字,不外是谈谈他的学习,介绍住的地方,让我不用担心等等,老爸去世那是例外。而这次的邮件他却大发议论,不仅谈到德国人国民素质高,社会治安好,还提到了他们的饮食习惯。这是他第一次从国外给我写了一封可以称之为信的邮件。不过这封信从头到尾无不让人觉得这不过是一次同事间的心得交流,那让人别扭的是信尾拥抱你那三个字,在整封信里那样突兀。我真有些纳闷了,我们俩现在到底算什么关系?恋人?密友?前未婚夫妻还是普通朋友?

老妈又来电话,她告诉我小姨病了,让我关心一下。我顿时感到内疚。自从回到北京,我就一直瞎忙,都没想起来给她打个电话。又岂止是她,老妈要不主动打电话过来,我也很少想起给她打。难怪总有人说,儿女是父母前世的债主。

小姨听到我的声音显得特别开心,急忙解释说没什么大事,就是有点感冒,人有些乏力。她说正在吃中药调理,很快就会好起来。听她这么一说,我就放心了。小姨又说等哪天身体好了,再接我过去住几天。我说现在不行了,我已经当了实习记者,每天忙得四脚朝天,最多哪天有空了过去呆一个晚上。

第二天《京城日报》的社会版新闻便登出了“女生自曝与教授发生性关系得到考研试题与答案”的长篇文章。报纸一经面市,这件事立刻在京城乃至全国引起轰动。校方急忙发表声明,责成相关部门调查泄题真相,并

都市小说

江健宁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



恬恬和方立民就要结婚了,可是就在刚刚发出请柬,恬恬忙于订购婚纱的时候,方立民提出推迟婚期,两人之间展开了一场拉锯战。眼看着婚期临近,六神无主的恬恬正愁无法向亲朋好友交待,恬恬的父亲被查出是癌症晚期。父亲是恬恬从小的偶像,父亲与母亲相敬如宾地恩爱。在父亲临终的时候,一个惊天秘密被层层揭开……

将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严肃、公正地处理此事。接着,宋林教授发表声明,他既没有把考研试题交给任何学生更没有与女考生发生性交易。而当天网络就传出这个故事的种种版本,各家媒体闻风而动。

老孤马上要我和谷风接着做系列报道,等我们再找许可她已关机联络不上了。

我和谷风分头行动,一边继续寻找许可,一边跟宋林取得联系。很快我就知道自己干的是一件费力不讨好的蠢事。

北京这么大,别说许可有心要躲起来,就算她压根没这个意思,要想在这个大城市里找到一个人,也是大海里捞针。宋林也玩起了关手机的把戏,拒不接受采访。谷风不敢浪费时间,只好跟我从外围着手调查。我们去校教务处打听宋林的情况。

等我们告退出来,已经到了下班的时间。往校门口走去,我们又拦住了一位推自行车的短发中年妇女,采访她对K大教授泄题事件的看法。中年妇女性格开朗,快人快语发表自己的见解,叫我说呀,这两人各自自作自受。K大呀,尽出这些绯闻了……

谷风打断她的话,您说K大尽出这些绯闻了,难道这里还有别的事情吗?

中年妇女两边看了看,笑着说,这也不是什么秘密。你看现在是宋林吧;去年是另一个教授出去嫖娼;九八年是师生恋,可惜那位老师不仅有家庭,爱人还正怀孕呢,结果差点出了人命;八十年代出的事就更多了,最有名的人要数汪梅兰……

我以为自己听错了,忙问,您是说写小说的那个梅兰吗?

对呀,就是她。中年妇女见怪不怪地看着我,她的本名叫汪梅兰,曾经是我们学校的学生,大三的时候被开除了。作风问题呗,未婚先孕。嗨,我也是听说的。

啊!不会吧?真的?我惊讶得珠子都快掉下来了。要知道小姨是我从小到大的偶像,她怎么可能出这种丑闻呢。我只知道她高中毕业,自学成才,从来没上过大学。现在突然蹦出来她被K大开除,我怎么能不惊讶。我越想越不明白。